



Xiao Fu Ren

小妇人 上

〔美〕奥尔科特◎著

朱自强◎主编

宋丽军 宋颖军◎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Xiao Fu Ben

小妇人 上

〔美〕奥尔科特◎著

朱自强◎主编

宋丽军 宋颖军◎译

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妇人/ (美) 奥尔科特 (Alcott, L. M.) 著; 宋丽军, 宋颖军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9 (2008.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87-0

I. 小... II. ①奥... ②宋... ③宋...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588 号

小妇人·上卷 (上下卷)

原 著 【美】奥尔科特 Alcott, L. M.

主 编 朱自强

译 写 宋丽军 宋颖军

责任编辑 周海英 于 涉 张雪霜 钟 杉

插 图 张亚力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25

印 数 8 001—1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26-287-0

定 价 58.00 元 (全二册)

导 读

奥尔科特和《小妇人》

儿童文学评论家 朱自强

路易斯·梅·奥尔科特生于美国费城郊外的杰曼敦，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奥尔科特在四姊妹中排行第二。她的父亲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开办了私立学校，但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碰壁使一家人一直处于经济上的贫困之中，为此，奥尔科特四姊妹从幼时起就尝到了生活的辛苦。

奥尔科特十五岁时，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才是我的大学，但愿我能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和姐姐娅娜一起给别人做针线活、做教师，有时甚至做女佣人。这些现实生活体验和父亲的朋友中她所最为尊重的艾马森先生的帮助，对她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

奥尔科特是热心的奴隶解放论者，所以，当美国的南

北战争爆发后她做了北军的随军护士奔赴战场。这期间她写成的《医院写生》奠定了她的作家地位。因为有了《医院写生》的写作，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到她，希望她创作少女小说，奥尔科特答应下来，完成的作品就是这本写四个少女成长历程的《小妇人》。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狂热欢迎，奥尔科特应读者和编辑的要求，继续创作续篇，进一步描写四姊妹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的生活。除此之外，奥尔科特还创作了其它为数不少的少男少女小说。

《小妇人》描写了马奇家里的四姐妹在一年之间的生活。小说中没有波澜万丈的故事，支撑作品、吸引读者的是人物性格的刻画。在奥尔科特的笔下，四姐妹性情迥异的个性被描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作家常常通过四姐妹面对同一件事情时的不同表现，揭示其不同性格，比如为妈妈选圣诞礼物时的不同喜好，比如做“天路历程”游戏时的不同心情。

这是一部表现、描写少女们成长的小说。四姐妹的性格中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作家让少女们在生活中去体验和摸索，渐渐找到克服性格中的弱点，发挥性格中的优点，不断走向成熟的道路。比如，乔所具有的是一种男孩儿的性格，她做的事情好也好，坏也好，都出自这种刚强的男孩儿性格。在与艾米吵架事件中，乔受了这种性格中的坏脾气所带来的教训，而在爸爸生病时，乔毅然卖掉自

己美丽的长发，也是出自这种刚毅性格。

马奇家四姐妹，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和感受的应该数二姐乔了。虽然四姐妹都是主人公，但是在作品中，乔的个性最为鲜明突出，作家经常把她置于舞台的中央，或者将灯光打在她的身上。事实上，《小妇人》是奥尔科特的自叙传式的作品，而乔就是奥尔科特本人的化身，除了劳里、马奇婶婆，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现实中的实有人物，作品中描写的事情也几乎是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也可以把《小妇人》当做作家的自传来读。

目 录

第 1 章	做“朝圣者”	1
第 2 章	快乐的圣诞节	19
第 3 章	劳伦斯家的男孩子	36
第 4 章	责任	53
第 5 章	邻居	70
第 6 章	贝思发现大房子很美	86
第 7 章	艾米受责	96
第 8 章	相遇阿波罗	106
第 9 章	梅格做客	121
第 10 章	匹克威克社团和邮局	144
第 11 章	尝试	146

第1章 做“朝圣者”

马奇一家住在美国东北部一个名叫康科德的小城。家中有父亲、母亲和梅格、乔、贝思和艾米四姐妹。梅格是马奇先生的长女。圣诞节到了，让我们来听听这四姐妹的谈话吧！

“没有礼物的圣诞节还算什么圣诞节！”乔斜躺在地毯上嘟囔着。

“唉！人穷了可真是倒霉呀！”梅格看着自己身上的旧衣服，叹了一口气。

“我想世上那么多姑娘都有漂亮东西，咱们却没有，这太不公平。”艾米愤愤地说。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屋子中另一个角落里的三姑娘贝思却心满意足：“咱们有爸爸、妈妈和咱们四个。这就足够了。”

说到这儿，壁炉旁火光映衬着的四张小脸儿变得开朗起来，但又马上变得忧郁起来了。因为乔难过地说：

“我们现在却见不到爸爸，恐怕还要有很长一段儿时间不能见到他。”她虽然没有说“从此永远不能”，但这里的每个人心里都有着这样的担心。因为这时南北战争正在

激烈地进行，她们的父亲正在远离家乡的战地照顾伤员。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当大姐的梅格改变了语调，她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圣诞节妈妈不让我们互送礼物，就是因为我们要过一个艰难的冬天了。我们不该把钱花在没有意义的消遣上，我们的父兄正在战场上受苦，尽管能力有限，我们还是能够而且应该做出这点小小的牺牲的。”

不过，说着容易，做着难。梅格边说边摇着头，一想到要放弃她想要的那么多好东西，她还真觉得有点可惜呢！

“实际上，我们做出的这点儿牺牲毫无用处。”

“我们现在每人有一美元，如果把它捐到军队里去，士兵们并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帮助。我可不是非得让你们和母亲给我点儿什么东西，我真是想要那本《龙女》，我早就想买了。”

乔是四姐妹中最爱看书的人了。

“我早已经计划好了，要把钱花在音乐上。”贝思叹了一口气，不过这叹气太轻微了，只有壁炉刷儿和壶才能听得见。

“我要买一盒法博牌图画铅笔，我真想要它呀！”艾米说道，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她是家中的“小画家”。

“至于咱们怎么花钱，妈妈可没说过一句干涉的话。她也并不希望我们放弃一切，让我们各购所需吧！咱们工作这么卖力气，这也是我们应得的报酬。”乔铿锵有力地

说，同时检视着自己的鞋跟，很有一番男子汉风度。

“我想我是有资格的。整天教那些让人讨厌的孩子，多想回家快活一下啊！”梅格用抱怨的口气说着。

“你受的苦还不及我的一半呢，”乔说，“想想看，你难道愿意一连几个小时去陪一个神经兮兮爱小题大做的老太婆吗？她还总让你干这干那，还吹毛求疵，让你呀逃也逃不掉，哭也哭不出。”

“我也知道烦躁是不好的，但我的确认为洗碗、干家务是世上再糟糕不过的事儿了。现在我脾气越来越坏，手也变得僵直粗糙了，再不能好好地练琴了。”贝思看着自己那双手，长叹了一口气。这回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

“你们受的苦比起我来差得远呢！”艾米喊道，“你们用不着上学，和那些不懂礼貌的姑娘们在一起，当你功课疏忽时，她们会难为你；当你衣服破旧时，她们会嘲笑你；当你父亲是穷人时，她们会肥胖你的父亲；要是你鼻子不好看，她们就会取笑你。”

“你是说‘诽谤’吧！别再说‘肥胖’了，仿佛爸爸是一根大柱子似的！”乔一边纠正一边笑着说。

“我知道我说什么，你用不着讽刺我，使用好字当然不错，还可以扩大词汇量呢！”艾米回驳道，态度还挺严肃。

“别互相找岔子了！记不记得小时候，父亲损失了一笔钱，要是那笔钱还在，该有多好。要是那样的话，我们

现在可真称得上是无忧无虑啊。”梅格说着，她还记得当年家境好时的样子呢。

“前天，你不是还说我们要比金家的孩子快活得多吗？他们虽然有钱，却整天吵闹不停。”贝思反问大姐姐。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贝思，是这样，我们尽管要不停地干活，可是我们能从中体会到乐趣，就像乔说的，我们是一伙快活人^①。”

“瞧瞧，乔还说粗话呢！”艾米一边评论，一边用责备、不满的眼光盯着那个躺在地板上直挺挺的身子。

一听这话，乔马上坐了起来，双手插在兜里，一边走一边还吹起了口哨。

“别这样，乔，野男孩似的。”贝思说。

“我就是要这样！”

“我最讨厌行为举动粗鲁、带男腔的女孩。”

“我最恨装腔作势，扭扭捏捏的小丫头。”

“鸟儿——吱吱——窠中叫，”贝思突然笑嘻嘻地唱道。刚才针锋相对的争吵顿时变成了一阵笑声，这场争吵暂时平息了。

“说实话，乔、贝思你俩都有不对的地方，”梅格以大姐姐的身份教训她俩，“依我看，你已经长大了，乔，还这么男孩子似的油腔滑调，该有个女孩子样儿了。”“你现

^① 俚语，原文此处用了俚语。

在个子也长高了，头发也卷起来了，记住，你是大姑娘了。”

“我才不是呢，要是把头发卷起来，就得像个大姑娘，那我宁可二十岁也梳辫子。”乔一边嚷着，一边拽下自己的头网，那头栗色长发像瀑布一般直散下来，“一想到长大，要做什么马奇小姐，我就恨。要穿长衣服，要规规矩矩做事，简直呆板得像颗墨菊仙。唉！女孩子可真够苦的了，尤其是‘我’，这个本来就喜欢做男孩子们爱干的事的姑娘！唉！要是个男孩儿，该多好。”

“现在情况要糟了，我想跟爸爸一起到前线去冲锋陷阵，想得要命，但如今却只能像个呆老太婆似的坐在家缝缝……”说到这儿，乔使劲摇动着手里的蓝色军用短袜，两根织针给摇得“咯咯”作响，像舞会上音乐用的响板。她手里的线球跳了几下，滚到房间的另一角落了。

“可怜的乔啊！这可真不巧，但是男是女，命中注定，谁也无能为力。不过呢，你的名字够男孩气的了，我们几个姐妹就把你当哥哥待，这回，你总该满意了吧！”贝思说着，用臂肘拄着膝盖，用手指轻轻地梳理着自己乱蓬蓬的头发，那种温柔的姿势怎么也让人想不到她的那双手每天都在洗碗、刷碟子，干粗活呢！

“再说你吧！艾米，”梅格接着说道，“你也太讲究、太拘谨了，神情有些可笑之至。你要是不当心的话，将来就会变成一只装腔作势的小鹅儿。要是你不忸怩作态的

话，我是很喜欢你那端端正正的举止和文雅的谈吐的，但有时你的愚蠢的措辞和乔的粗话一样没意思。”

“乔是个男孩气的女孩，艾米是一只鹅，那我是什么呢？”贝思插嘴道。她也想听一听大姐的教训。

“你是一个‘宝儿’，”梅格亲热地说。没人反对这话，胆小害羞的贝思的确是家中的宠儿。

也许年轻的读者会对书中女主人公的模样感兴趣，那就让我们费点时间，来看一看这四位姑娘的素描像吧。

孩子们谈话的时候，正值冬至时节，天近黄昏。窗外，雪花静静地飘着，屋内四个姐妹手中正在不停地编织，壁炉里的火熊熊地燃着，让人感到有些暖意。地毯虽然有些褪色了，房内的家具也有些简陋，但这还是一间舒适的老式厅房。房内墙上挂着一两幅美丽精美的图片，壁橱里摆满了各种书籍，窗台上放着几盆菊花，圣诞玫瑰正在盛开，好一派肃雅欢乐的家庭景象啊！

梅格大姐，十六岁了，是个漂亮姑娘。她长着一头黄褐色的柔发，大大的眼睛，小巧的嘴，一双白净的手，这些就足以使她自豪了。

十五岁的乔是家里的二姑娘，她又高又瘦，简直像一匹小马，不知道怎样支配自己的那两条好看的长腿。她的嘴则表现出很果断的样子，鼻子呢，长得有些怪里怪气，一双神采奕奕的灰色的眼睛好像要看透整个世界似的。这双眼睛时而厉害，时而滑稽，时而又沉着镇静，长而厚的

头发非常漂亮，可以说这是她全身长得尤其迷人的地方，不过这头发却常常用头网束住。丰满的肩膀，粗大的手脚，随随便便的服饰，这一切都显示出乔正成长为一个大姑娘，而这正是她非常不喜欢的。

贝思十三岁，眼睛明亮，头发光润，常常害羞，谈话很腼腆柔弱，总是平和稳重的样子，从不惊慌，大家亲切地叫她“小安静”。这在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她总像是生活在自己那个小天地里，偶尔冒险出来，也只是同她所信赖、所喜爱的人打交道。

艾米是家中最小的姑娘，也是最最重要的人物——至少她自己这样认为。她是一个皮肤白皙，长着一双碧眼的姑娘，黄色的卷发披在肩上，身材瘦弱，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总要摆出一副大姑娘的样子。

四位姑娘的相貌介绍完了，那么，她们的性格、脾气又是怎样的呢？还是让我们的读者在读完整本书之后，自己再做一下明确的判断吧！

时钟敲了六下，贝思扫了一眼壁炉四周，把一双拖鞋拿来放在近处烘烤。一看到这双旧拖鞋，姑娘们变得高兴起来了，因为她们知道妈妈快回来了。大家都预备迎接她：梅格停止说教，点上了灯；艾米没用谁告诉，就拖出一把椅子来；乔也忘记了疲惫，把鞋子拿到离火很近的地方，好让鞋子暖和得快一点。

“这双鞋子太破旧了，妈妈该换双新的。”

“我想用我那块钱给妈妈买双新鞋。”贝思说道。

“不！由我来买。”艾米喊道。

“我是家里最大的……”梅格正要接着往下说，乔突然打断了她的话，坚决果断地说：“父亲不在家，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父亲让我特别当心照顾妈妈的，只能由我来买这双新鞋，而不是别人！”

“那么，下面我提议，咱们每个人送个圣诞礼物给妈妈，好不好？”贝思灵机一动说，“咱们自己就别要什么礼物了。”

“真有你的，那我们送她些什么好呢？”乔大声叫道。

大家都沉默下来，想了一会儿，梅格先开口说：“我要给她织副新手套。”这主意出自她自己那双灵巧的双手。

“军用鞋子是最好的了！”乔又叫道。

“四周围缝上花边的手帕也不错。”这是贝思的声音。

“我要给她买瓶科隆牌香水，这是妈妈顶喜欢的了，况且这也用不了多少钱，剩下的，我就自己买铅笔。”艾米最后说道。

“可是，咱们怎么送给她呢？”梅格问。

“这简单，先把礼物都摆在桌子上，然后把妈妈请进来，让她把包裹一一打开，你不记得过去我们是怎样过生日的吗？”乔答道。

“每次轮到我过生日的时候，当我坐在椅子上，头上戴着冠冕，看着你们一个接一个地走来，送给我礼物，并

吻着我的时候，我总是害怕极了。我是真心喜欢那些东西和吻的，不过你们大家都坐在那儿，一齐瞧着我，看我一打开包裹的时候，我还真是紧张得要命啊！”贝思一边动情地说，一边烘烤着面包，而此时此刻，她的脸也红红的，仿佛她像手里的面包被火烤了一样。

“我们得这样——让妈妈以为我们是在给自己买东西，然后呢，再让她大吃一惊。”乔说。

“梅格，明天下午，咱们去趟商店，一定要去！圣诞节晚上那出戏，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准备呢！大家说，是不是啊！”乔一边说，一边背着手，迈着大步，在屋子中间走来走去，还真有些心神不宁呢。

“这一次，我可再也不扮演什么角色了，”梅格说道，“这些都是小孩子们玩的把戏，我可长大了。”可是说归说，其实她心里头却是顶喜欢这个在圣诞节装扮演戏的“把戏”了。

“我知道你是不会不演的，只要你一穿上那身白色长袍披散开那美丽的长发，戴上纸做的珠宝，你就是我们演员中最棒的了，谁也比不上你，你要是撒手不干了，那我们还演什么戏！”乔一口气也不停地说着。

“今天晚上，我们必须预演一下，艾米，到这儿来，试试晕倒那一段儿，你演得有些生硬。”

“那我可没办法，我从来也没看见有人晕倒过，而且也不愿意一下子倒下去，像你似的，弄得浑身青一块、紫

一块的。我要能跌下就跌下去，要是不顺利，我就跌坐在椅子上，也许这样姿势会优雅些。否则，就是雨果那恶魔真拿了手枪来逼我，我也不在乎的。”艾米大声反驳道。她实际上缺乏表演才能，不过因为身材小巧，能给人家很轻松地拖走，所以才让她演这个角色。

“照着我的样儿去做，”乔说着，便紧握起双手，颤抖着，跑过房间，边跑边大声呼喊，“鲁德利特，救救我！鲁德利特，救救我呀！”这声音听起来还真让人心惊呢，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

艾米于是跟着做起来，但总有些东施效颦的样子，伸出的双手，僵硬得很，尖叫的喊声，像被针刺了一般，而不像是极度痛苦无助时的绝望声音。乔看到这里，不由失望地叹了口气，梅格则不自觉地笑出了声。贝思因为看得入了神，把面包都烤焦了。

“真是没用！正式演出时，你尽力而为吧！要是观众取笑你，可别怪我！”“梅格，咱们接着演吧！”

接下去的排练进行得很顺利，演“罗德里果”的，不管大家对他的反映如何，一口气做完了长达两页纸的演讲；演巫师“哈格”的，一面煮着呆傻的蟾蜍们，一面不断地重复着一条可怕的咒语。我们的“鲁德利特”则勇敢地挣断了系在他身上的锁链，而“雨果”那个大恶魔，因为悔恨、害怕，服砒霜自尽了，临死时，被药得痛苦地呵呵地叫着。